冰心作品集·1961年

冰 心 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 书 名：中外文学名著
书　　名：冰心作品集·1961年
作　　者：冰心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年1月
ISBN：7-88050-479-6/I3
定价:10.00元

目　录

1961 年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2）
玉工的启发 ……（5）
谈散文 ……（8）
像一声爆竹 ……（11）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13）
致萧珊 ……（21）
访堀田善卫先生山居并赠 ……（22）
《园丁集》 ……〔印度〕泰戈尔著（23）
《流失的金钱》……〔印度〕泰戈尔著（100）
忆日本的女作家们 ……（111）
樱花赞 ……（121）
谈虎 ……（127）
一寸法师 ……（131）
中野绿子和小慧 ……（136）
《喜事盈门》给我的喜悦 ……（140）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 …… (143)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 (151)
不是“山穷水尽” …… (154)
我们的抗议 …… (157)
日本归来 …… (160)
“人难再得始为佳” …… (172)
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 …… (175)
每逢佳节 …… (178)
人民坐在“罗圈椅”上 …… (183)
黄河流到了人民的时代 …… (188)
谈信封信纸 …… (192)
日本的浅草公园 …… (195)
我看见了陶渊明 …… (199)
致萧珊 …… (202)
笔谈难字注音 …… (204)
《葛梅》 …… (206)
给广州的朋友 …… (209)

1961 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轻不着纸”和“力透纸背”

古人谈到写文章的笔力，有轻重之分，轻的轻不着纸，重的力透纸背，这当然都是指写得好的。

最近看到两篇短篇小说，心里也有这个感觉。

“轻不着纸”的是林斤澜的《新生》（《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里整个气氛是云淡风轻，花遮月映。这新生不是一个婴儿的新生，而是一个山区社会的新生，是整个中国的新生，反映在一角深山老林，九岭十八湾的村落里。故事里的人物，如瘦瘦的新媳妇、新媳妇的男人、姑娘大夫、胡子、小伙子、老爷子，还有三百里外没露面的一个小伙子大夫……这些人，连名字都没有，读者也看不出哪一个是故事里的主人翁。故事只是围绕着一个婴儿的新生来说的，好像一首叙事诗。在这个崭新的山区社会里，第一次作母亲的新媳妇，为的自己是蔬菜组长，不顾老大夫的警告，一定要坚持到治好红蜘

蛛、弄到两天水米不沾牙，结果难产。生产队长恨不能一头钻到广播喇叭里，希望能把大夫请来。姑娘大夫在大风雨中来了，一路上，偶遇的：胡子卸下车子上的驴子给她骑，复员军人的小伙子背她过河，老爷子点起火把带她上山，一路上还给她念些抬轿的穷歌们编的“诗”……这里面有诗，有画，有悬念，有紧张。最后是“新生命吹号一般，亮亮地哭出声来。！姑娘大夫在山空人静的归途上打心里发出快乐。工作上的一些困难，都让不知姓名的人们分担去了。感到这时代的生活是多么充实，多么幸福……

“力透纸背”的是旭明的《山里红巧助钻山虎》（《北京文艺》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号）。这篇小说一上眼，就是浪涛夜惊，风雨骤至！这故事说的是采掘工业生产第一线上的哨哨响的人物，主人翁不但有姓名，还有极其形象化的绰号。一个是干劲冲天，有“赛过十部风锤同时开动”的声音，“抱着风锤，脑门都快抵住岩石”的“钻山虎”安德全，一个是“腮帮都是红喷喷的”，“抽空就抱着书本“学习毛主席著作，又精干又温存的“山里红”刘玉红。一心想“搞好工作”，“而又有点骄傲自满”的“钻山虎”，使得赵书记，他们组和别的组的同志，都为他着急操心，他的妻子“山里红”，当然也不例外。她对他是又批评，又鼓励，又帮助。说起这件事，叫“钻山虎”脸

上烧呼呼的，但是他还是乐意连锅往出端。“钻山虎”说全工地上没有人不夸她七分，怕她三分的，这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

这篇小说里的语言，特别精练，特别有力，特别传神，稳静的赵书记，谦虚的秦队长，连说不上两三句话的大李和小炮手，也都有他们自己说话的神气和声音。这些声音夹杂着嘭嘭的放炮的闷响，扇风机呜呜的尖叫，清脆的车笛声以及轰隆的土电机车和风锤的声音，交织成为矿井下火热斗争的交响乐。

最后，困难克服了，“纯粹的乌金闪亮的煤开出来了”，这煤要走遍全国，炼铁炼钢……永定河水哗哗地流得好欢呵，小夫妻俩，手挽手地过桥回家去，心坎间充满了说不出的无限的情意，这是新社会里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在我们这儿，就是这样！”

祖国的一大片土地上，无论在高山，在矿井到处都有人在画着最新最美的图画，正是作家们应用自己独特的手法的大好机会，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1 年 2 月 9 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玉 工 的 启 发

好几年以前，在一个美术工艺社的玉器雕刻室，看见在外面车间里，有十几部用电磨雕玉的机器，在嚓嚓地细声响着，在工人手里转动的素材，很快地就磨成种种美丽的形象，切磋琢磨用了机器之后，工作程序就快得多了。

进到里面小一点的车间，有几位师傅正在画图构思。他们手里捧着一块块的玉石，反复地端详，默默地运思，在想象他们手里的这块玉石，它的大小、颜色、形状、纹理、最适合于雕成什么东西，怎样使这块玉石在他们的意想调配之下，变成最鲜明生动的形象。

看了桌上的成品，使我们忍不住发出赞叹！比如说，有一块纯白的玉石，里面却有两朵大小不同颜色深浅的红点，雕玉师傅把它设计成两只来亨鸡，大的红点变成公鸡的鸡冠，小的变成母鸡头上浅红的冠

子，公鸡引吭高鸣，母鸡在低头啄食，真是栩栩如生！以此类推，花卉、草虫、人物，各尽其妙。

我当时就联想到，我们写文章的人，也应该这样的处理我们捉到的素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朝气蓬勃，奇迹像春笋一般到处冒尖，英雄人物更是辈出不穷，只要一个作家有对新社会的热爱，有对自己工作的热爱，到处留心，到处发掘，材料会比山上的玉石还多的。问题就是怎样把它变成五光十色、多种多样、巧夺天工、生动鲜明的、有鼓舞人教育人力量的作品。

我知道有一位著名的作家，他身上永远带着一个小本，看到一个典型突出的小动作，或是听到一两句有力的生动的对话，他立刻就把它记在本子上，以备不时之需。他积累的零碎的材料很多，但不是全用得上，因为他是写大块文章的，牵扯不到的东西，无论多么好，也只得割爱——我总觉得很可惜。

现在，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的作品，特别是小型的。现在，劳逸结合，大家读书的时间多了，但是看长篇累牍的大作品，拿起来放不下，心中总会歉然，不像看短篇文章那样爽快。《人民日报》改版后的那些短小精悍、鼓舞士气、增加知识的文章，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是为此。

因此，我们希望作家们抖擞精神，不拘一格，素

材拿到手，端详一下，考虑一下，适合于写独幕剧，就写独幕剧；适合于写童话，就写童话；适合于写小小说，就写小小说；适合于写短诗，就写短诗……不把它闭居深藏，等待人马来齐，才一同上阵。这样就使夏云、流星、火花一样的、在作家脑子里印象极深的零碎的素材，也可以随时送到读者的面前，让大家一同享受到我们的感动和快乐。

当然，作家们都有自己熟悉的惯用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写文章的人，往往是多面手，问题是在于素材。而且不习惯的文学形式，也会因为尝试而得到了味道，导致后来的得心应手，左右逢源，“有意栽花”，同时也不妨“无心插柳”，弄到绿叶成荫，才知道劳动永远是不白费的。

我们的时代，是百花齐放的时代，我们不但要盈亩满畦、一望无际的牡丹和菊花，我们也要树下的紫罗兰，草地边的蒲公英，世界上没有不爱花卉的人，但是每人的爱好不尽相同，我们的责任是不但让读者能兼收并蓄，还可以各取所需。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1 年第 2 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谈 散 文

我很喜欢读散文，也很喜欢写散文。

我之所以喜欢写散文，也是因为我对于其他的文学形式，如同诗歌、戏剧等等的艺术修养不足，写起来比较吃力。散文就比较自由，很容易拿来抒写自己当地当时的观感，轻快灵活，可长可短。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像光辉灿烂的朝云晚霞一般，色彩和形状瞬息万变，刚低下头写几句，抬起头来就已经面目全新！要多快好省地反映时代新事物，我觉得就非多写散文不可。

散文虽然没有形式规格的束缚，范围又广，但一篇真正好的散文，却不是常常可以写出，也不是常常可以看到的。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教导我们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我的体会是我们对所反映的事物，必须有认识，有感情，了解其中曲折

复杂的道路。对于事物的善恶美丑的衡量，必须有政治标准。眼光正确，爱憎分明，情文相生，写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就会生动有力，就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我曾读过不少精彩的散文，如《志愿军一日》、《革命回忆录》、《党委书记手记》等等。写这些文章的人都不是作家，但他们都是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战线上，和人民大众沐雨栉风、同甘共苦的人物。他们的经验是那么宝贵，回忆是那么甜蜜，写出来字字出自心坎，真挚自然，充满了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

从这些文章看来，我觉得只要有斗争经验，有真挚感情，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来写散文。实际上，散文不比其他的文学形式，能够动笔的人，大家天天都在写，学生写作文，干部写报告作总结……我们天天都在写日记，写信，这其中就会有杂感，有书评，有游记，有政论……问题是思想是不是正确，写作技术是不是高明。政治立场正确了，写作技术是比较容易得到的。我国是个有散文传统的国家，古代的散文可以借鉴的，真是浩如烟海，只要能分辨出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读古人书是有益的。近代的精彩散文也不在少数，鲁迅先生的杂文不必说了。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在深刻锋利上是独树一帜的。当

代的散文作者，如刘白羽、吴晗、魏巍、杨朔、郭风等，也各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报刊上常有他们的文章，都可以借鉴。总之，对新时代、新社会和自己的工作有热情的人，一定有想说的话，想写的文章。常常写，常常看，熟能生巧，技术上一定会有不断的进步。我们的时代，风云际会，事事要人写，大家也想写，只要多写散文，写好散文，我们不但能把祖国优秀的散文传统继承下来，我们还能在散文历史上放一个空前的异彩。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2月26日。）

像一声爆竹

像窗外一声新春的爆竹，卢蒙巴遇害的消息，曳着震天的巨响，洒下万点的火星，飞上九霄；

在严静的深夜里，亿万正义人民心头的悲愤，像滔天的怒涛狂浪，泛滥了全球。

英雄的卢蒙巴，他昂着头，挺起流汗的发光的胸膛，抱着对祖国前途的坚强的信念，在深密黑暗的树林里，帝国主义者恶毒的枪弹下，牺牲了年轻壮健的身躯；

从这宽阔发光的胸膛里，喷出滂沱的血雨，把刚果革命的土壤浇透，这血雨的红光，又把整个非洲的人心照亮：

丢掉幻想！团结起来！咬起钢刀般洁白的牙齿，举起铜锤般黑红的拳头，打出残酷和伪善的囚牢，和全世界维护正义爱好和平的大军，汇成一股洪流！

为着祖国的没有污点的尊严，

为着人民生活的权利，

为着在纯洁的太阳下写出非洲的自己光荣的历史，

起来！把新旧殖民主义者，雇佣军，代理人，风卷残云似地，一齐撵出非洲去！

卢蒙巴不朽！刚果万岁！非洲万岁！

（本篇最初发表于1961年3月10日《诗刊》第2期。）

古战场变成了大果园

从南口车站下来，举目四望，周围连绵不断的淡紫的燕山，把我们环抱起来了。

一听到燕山，我立刻想起《木兰诗》里的：

旦辞黄河去，
暮宿黑水头，
不闻爷娘唤女声，
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不知道这里是否当年花木兰听到的胡骑纵横之地，但这是一个古战场，却是多少年来肯定了的。南口地区，东至十三陵，南接海淀，北出居庸关，西至万里长城，“群山纠纷”之中，中间这一片，的确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的沙滩荒野。居民对于这三多（风多，石多，荆棘多）三少（土少，水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